

整輪

6A 陳雪妍

每次聽到車輪滑動的聲音，就知道她來了。

忘了從哪天開始，每天電視播放黃金時段電視劇，我才剛剛吃完飯的時候，她就準時到達我家門前。瘦小的身軀，扶着疊上一大堆報紙的手推車，慢慢的，吃力的推過每層樓的走廊，穿過每伙人家。她很有禮貌，每次見到我們都會打招呼，笑着問我們有沒有舊報紙；接過後又會連聲道謝，還微微欠身，好像招待客人般。我從沒有跟她交談，也不知道她的姓名，但外婆似乎和她很稔熟，時時閒話家常。她就這樣不知不覺間，成為了我生活中的常客。

除了每晚在家門相見外，在樓下周圍也能看到她的身影。上學時看到她在街市拾蔬菜；下課時看到她在超市門口紮紙皮；晚上到便利店看到她在清潔商場……每次她見到我也會親切地打招呼，可我總是感到彆扭，別過頭或是低下頭裝作沒看見，像在逃避甚麼，卻又說不上是甚麼。但她仍然用她沙啞的聲線一次又一次向我問好，我的頭卻縮得一次比一次低。

有一天她來我家拿報紙時，問我們有沒有超市的印花給她。我想起前幾天曾到超市買東西，便到書櫃的隙縫裏找。她的兒子想要史路比手錶，但外面賣的都好貴，惟有到超市儲印花換。她一邊說着一邊搓揉手中儲有的印花，似笑非笑的抽動着嘴唇，直到我把印花交到她手上，面容才再次放鬆。她向我欠身道謝，然後緩慢地拖着沉重手拖車離開。我看着她離去的身影，再看看手上昨天興起買的七百元手錶，然後一手把它脫下，放到書櫃的隙縫裏去。

又不知道從哪一天起，晚上不見她穿越大廈各層的身影，平時也不再見她在村內工作，她不知不覺間淡出我的生活，我也彷彿忘記了她。直到約個多月過後，她又再次拉着手拖車，走到我面前。她好像瘦了，矮了。身形比從前更乾癟，額上多了幾條深坑，推着載滿報紙的車似乎有點困難，腳步蹣跚。她笑容依舊，禮貌依然，外婆把這個多月的報紙一口氣拿出來，她深深吸一口氣，欠身道謝，又繼續向下一家前進。聽說是丈夫癌症復發，要一個人扛起整個家，這女人可真命苦啊！外婆一邊收拾舊報紙一邊嘆息。我從鐵閘偷看，那股嘆氣如寒風般吹過她的褲管，露出的瘦削小腿微微顫抖，似乎快摔倒，卻又倚着那手推車緩緩向前。

看着她的身影隨車輪徐徐滑動，我的心也被它狠狠輾過。